



## 生命的立秋

□ 李晓

立秋,会是命运山峰上的一个分水岭吗?其实,它最多是一个符号,一种心理暗示

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可以用农历24节气来比较。如果少年时代对一个人来说,是立春的话,立秋就是一个人的中年时代了。

进入40岁以后,我就发觉8月的立秋,与我的生命真正相融了。这24节气排名中的第13位,立秋,我的生命也因此而饱满并有了一层秋霜覆盖。

其实每年的立秋,暑热还没完全散去,梧桐树叶一飘落,秋意便从天上缓缓而落。

黄昏的风有一些凉,我一个人坐在阳台藤椅上,远眺江边远峰燃烧的晚霞,渐渐黯淡下去。这里,城市的阳台,离我故乡那朦胧群山的背影,直线距离大约是30公里。我感觉,此时夜晚,我与故乡奔跑的山脉,再次擦身而过。

我人生的上半场,戛然而止。我人生的后半夜,豁然开朗。其实这时候的心情,只想独享。立秋过后,我将迎来47岁的生日。我打开日历,立秋过后的节气依次是: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这其实已经从浩大天幕下,向我展示了一幅中年以后岁月的画卷。

我感到凉气从天外迢迢而来,地平线上马蹄声渐急。白露为霜,每一棵草上都覆盖着霜,秋天的落叶已在薄凉的风中缓缓飘落。我仿佛看到一个人的头发在枕边掉落,就这样迎来了生命的初秋,直至皑皑白雪的严冬。

人生就是这样一幅四季的画卷吗?人到中年,会是我命运山峰上的一个分水岭吗?其实我对年龄的感受,似乎没有这么强烈。它最多是一个符号,一种心理暗示。在时针秒针的滴答声里,它提醒着我:嘘,你47岁了!

常常感觉生活的白开水,泡着我每天方便面一样的生活。也常常感觉绝望的情绪把我拖入谷底,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又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把我托起,带着我飞,飞过绝望。每天的夕阳有什么变化吗,我怎么麻木得都快成“白内障”了。常常是把身体陷入沙发,看电视时便悄悄响起了呼噜。常常是,突然握住妻子的手,静寂无语,害怕彼此突然离开,害怕一个人的孤独。然而,并不是喜欢热闹与喧哗占据自己的心,人群里,我左眼望着你,右眼却在走神。

中年以后的深夜,是中年的月光遍野,有风掀动窗帘,我也偶尔失眠。我突然想出去走一走,我一个人出门。夜凉如水,我突然渴望,与一个想象中的人拥抱,那时候的拥抱,才让我从内心感到,我的世界是安全的。

有一天,我一个人躺在城郊山坡上眯着眼睛望云,一个农人扛着犁铧路过,他对我大声“嘘”了一下,我笑出了声。农人明白了,这是一个城市的闲人,或者是梦游者。那个下午的光阴,被我虚度了,真美。很多时候的忙碌,或者所谓的事业,只不过是拼命换取名利的一个托词。一个人内心的价值观,被旁人的价值同化了,模糊了,甚至忘记了生命最朴素快乐,最真实的寻找。所以,我总想与这个纷繁的世界,保持着恰到好处距离。

中年以后的日子,厚土蓝天,静水深流,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么我生命的立秋,好比命运的全部,我都笑纳,致以问候。

## 小人书 大师画

□ 王丹

在这一场“故事绘”中,画里的故事已经结束,画外的故事仍在延续,岁月流金,经典依旧

连环画在各地的叫法不一。北京人称“小人书”、广州人叫“公仔书”、浙江人叫“菩萨书”,而老武汉人则称之为“娃娃书”。但是每个人在孩提时代,都或多或少地与连环画有过接触,甚至有人为之痴狂、为之陶醉。

走进中国美术馆连环画的展厅,抢先进入眼帘的是由小开本连环画拼接而成的“故事绘”三个大字,十分有趣,细细数来竟足足有495本。在此展览中,展品陈设分为三大板块,一一对应连环画一个世纪发展中的三个重要时期:连环画在20世纪初成型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迎来的辉煌时期与改革开放后连环画界涌起的蓬勃出版与热情创作时期。

经过汉代画像石、壁画、回回图等具有连续性特征的艺术形式的漫长演变,连环画最终成型于20世纪初繁华的上海。到了30年代,鲁迅与苏汶的一场关于连环画的论战,使连环画慢慢引起文化界的关注。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中写道:“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李毅士于1927年至1929年创作的《长恨歌画意》是中国美术馆收藏品中最早的连环画作品。此画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诗配画而成,为纸本水粉连环画。这套作品画面或纵或横,场景气势恢宏,人物栩栩如生。我们耳熟能详的漫画连环画《三毛流浪记》也同样在展,许多人都为之驻足。张乐平以机智的笔触,精心地结构了一组一组的笑着带泪的画幅,将三毛的聪明机灵、乐观幽默而又不畏强暴的性格跃然纸上。《三毛流



三毛流浪记 张乐平/1947年到1949年



月儿儿 徐燕民 李金武/1982年



展厅一隅

王丹摄

浪记》受到了当时的广大读者,特别是小朋友的热烈喜爱。后根据《三毛流浪记》改编的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同样都深受追捧,三毛已经沉淀在无数人的记忆中了。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我国连环画发展的辉煌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成为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全国的优秀人物画家大部分都集中在连环画创作中,如王叔晖、徐燕孙、刘继卣、刘旦宅、贺友直、任率英、顾炳鑫等。正是因为国内不少知名画家纷纷涉足连环画,才使连环画每一帧都有艺术价值。大量画家参与、大量作品出现将连环画推向了高峰。本时期出现了大量水墨风格的连环画,如汪观清的《红日》,丁斌曾、王仲清的《芦荡火种》,王仲清的《苗山怒火》等。同时,很多美术出版社也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如大众图画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以现在的审美看当时的连环画出版物的封面设计也不觉得“过时”,甚至,与一些现在的新书相比倒是更胜一筹。《连环画报》在此时期创刊并组建了连环画编辑和创作部门,开始有计划的选题、编绘、出版。

改革开放初期,连环画发展迎来新的高峰。因为连环画的通俗性,使得连环画成为中国大众文艺的重要实践者。上世纪80年代初,《连环画报》

成为全国十大畅销刊物,月发行量达到120万册。连环画册的印数激增,在1982年发行量达8.2亿册。从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连环画编辑部到1962年,共出版连环画册1400余种,印刷1亿余册。

这个时期,在连环画中推出了一批发人深省的作品,例如《枫》与《人到中年》。因为连环画的视觉效果,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原作。《枫》刊登于1979年第8期《连环画报》,一经印发就在不少地方被一抢而光,并获得第五届全国美展金奖。

本次展览中的展品都是经过遴选的馆藏精品,大多是获奖作品。连环画在当时能够达到如此繁荣,正是因为画家们的用心与热爱,使得每一部连环画都是精良之作,从而使连环画走上高峰走向繁荣成为经典。



**主题:**故事绘——中国美术馆藏连环画原作精品展  
**时间:**2016年5月28日至8月15日  
**地点:**中国美术馆  
**展览类型:**免费,身份证明可换取门票  
**看点:**在观赏连环画名家笔触魅力的同时,重温童年的温情记忆

## 最好的抓饭

□ 蔡立鹏

抓饭是一种鼓励人们采取最原初的方式进食的食物。你可以和千百万年前的猿人祖先一样,将这种金黄的米粒抓在手里,泰然自若地送进嘴巴

最好的抓饭,米粒应该是松散的,胡萝卜是金黄的,羊肉是带骨头的,香气是可以醉倒人的。

吃抓饭最正确的方法是用三个指头扒拉到盘子边,再五指并拢捏起来,轻轻地放到嘴巴里,别有风味。

### 见证生活的坐标

每次在少数民族的婚礼或者葬礼上,看到仁厚的老者悠然、仔细地用手吃抓饭,特别是盘子里剩余不多时,那三根指头会变得轻巧和耐心,必定会“颗粒归仓”,优秀的食者吃过的盘子干净得像洗过一样。

对粮食的敬重是一种美德。在维吾尔族人的一生中,抓饭见证几乎所有重大节点,孩子割礼要吃抓饭,结婚要吃抓饭,葬礼要吃抓饭,亲朋好友聚散,几顿相隔甚远的抓饭似乎就为生命划出了坐标,一辈子的起起落落和成败荣辱也在席间传说,在唇齿间留住或消失。

好的抓饭碰上会吃的人,需要机缘。在伊犁,主食除了拉条子外就是抓饭了,伊犁人对抓饭的情有独钟是有目共睹的。先前的抓饭大多都是选用质量上乘的羊腿骨肉,伊犁人多用河南岸的察布查尔或者68团场的地产大米,惠远北门村的胡萝卜,伊宁县皮芽子大队的皮芽子,配上天马故乡昭苏的“碧溪”菜籽油,用大锅焖。

现在,在吃货的道路上精益求精的伊犁人又对抓饭进行了改良和品种开发,配料里加入了葡萄干、核桃仁等,肉有时也会选用鸡肉、牛肉等,而维吾尔族的小锅抓饭配上土法制作的酸奶,也是美美哒。

要做一锅好吃的抓饭,除了配料,其实更多的功夫是在原料之外。经验和技巧熟练的师傅,以及贤惠的主妇,总能将这种看似简单的伊犁主食做得有滋有味,油亮生辉,肥嫩爽口,营养丰富,让你吃过后口有余香。

吃抓饭时,如果再有一盘“皮辣红”(皮芽子、辣子、西红柿拌在一起的凉菜),那就是绝配了。

### 抓着吃才更香

我喜欢吃餐厅里的抓饭,更喜欢吃民族朋友家里做的抓饭。

记得那年,我们救助了一个患病的孩子小库尔班江,他白发苍苍的爷爷吐尔洪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他亲手下厨,做了一顿美味的抓饭,那香醇可口,至今难忘。

现在的食物,大多要借助筷子、勺子、刀叉等工具才能送进嘴巴,人们的礼仪、谨慎和无奈常常就是这样。可是,抓饭却是一种敢于鼓励人们采取最原初的方式进食的食物。你可以和千百万年前的猿人祖先一样,将这种金黄的米粒抓在手里,泰然自若地送进嘴巴。

尽管,在餐厅,吃抓饭都配备了筷子或者勺子,但是,用手吃才更有感觉,更香。

在自然的进化里,在科学的推动下,技术正在改造一切,很多作为人类基本技能的东西,我们已经陌生很久。但每每坐在帐篷里或者少数民族朋友家里,一群人围着一盘抓饭用手抓着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回到了曾经的某个年代,某个地方,这是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感觉。

前同事王同学当年辞去单位工作后,给别人做过助理,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做过旅游纪念品销售。后来,我看是“鬼使神差”,他说是“冥冥注定”,在乌鲁木齐天津路开起了抓饭店,他拜师学习,从零做起,甚至开了好几家分店,抓饭成了他的生意。现在,他只要有时间还是会自己早起去菜市场挑选牛羊肉,从南疆调取最好的白色胡萝卜,做出碎肉抓饭、腿骨抓饭、排骨抓饭,如果加肉,有时一顿抓饭一个人要花去五六十元,但确实好吃,王同学也因此每年能有二三十万元稳定的收入。现在他正在筹划这种创业项目,雄心勃勃,一点不像我们这些在单位里快要因得不知道天有多高的懒鸟。

我去王同学的餐厅吃过两次抓饭,顾客盈门,他熟练地招呼着,看得出来有很多回头客,而说起抓饭的学问来,他也头头是道。

于是,我好像清楚了,一种食品可以成为一门生意,一个爱好和投入其中的热情也可以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而用心和真诚则是成就一些事情必需的品质。

不管将来身在哪里,我都会记得那声幽默豪爽的叫喊“抓饭,过来吃抓饭,没有结婚的羊娃子肉!”就好像留在生命记忆里的一抹鲜亮色彩。

## 童年的夏天

□ 远芳

每个人的童年都承载着各自的美好,对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说,那时的夏天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游戏,至今依然鲜亮、热闹

刺向天空,有时落到地面,不时有收获的笑声传来……那场景,永远鲜明。“知了龟”拿回家,总是留一两个不吃,拿碗扣了,第二天打开来,“知了龟”脱了壳,变成一只知了,由于不见空气,软软的,白白的,是一只翅膀不硬的知了,不能展翅飞翔。

那个时候,庄稼打农药少,一般都是人工锄草,所以地里有各种各样的虫子,蚂蚱、螳螂、蝈蝈、蝓蝓、蝓蝓等等,在野外静站片刻,就会听到各种虫叫的声音。仔细分辨出蝈蝈的藏身之处,轻手轻脚走过去,抓到一只碧绿的唱歌好听的蝈蝈回家,央求爸爸拿高粱秆子的皮编一个好看的笼子,把蝈蝈放进去,挂到院子里的树枝上,晾衣绳上,喂一点葱白、菜叶子,蝈蝈每天都在院子里唱歌。现在想一想,小时候不知道禁锢了多少小虫的自由,枉费了它们的生命。

夏天总是与水密不可分。男孩子可以在中午太阳把水晒热以后去洗澡,会游泳的从北到南,由西到东,有时还一个猛子扎到水里,从另一边出来。不会游泳的,就在

浅一些的水里扑腾。女孩子喜欢洗衣服,洗完顺手晒好。在两棵大树中间拉一根长长的绳子,红红绿绿的衣服晾在上面,绳子被压得两边高,中间低,衣服像旗帜一样,猎猎地在风里翻飞。

放牛也是暑假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和乐趣。早上出门,一手牵着牛绳,一手拿着化肥袋子、书或者扑克。到了野外,化肥袋子往草地上一铺,就相当于现在的隔潮垫了,在上面看看书打打扑克,不时抬头张望一下牛,如果走远了,就跑去牵回来。小伙伴少的时候,就一个人爬到树上去,找一个舒服的树杈躺下来,看着书,斑斑点点的光透过树叶间隙洒下来。牛在树下吃草,知了在头顶叫,那段时光,是真的惬意。

夏天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夜晚。空气褪去余热,开始有一丝清凉的风,老老少少吃晚饭,拎着小板凳,坐在街口,家长里短,奇闻怪谈,还有那听起来有点害怕,又总是一遍一遍听不够的“瞎话”。老人们把所有的传说和故事都统称为“瞎话”,这样就可以

## 流年

随意地讲,可以更恐怖,可以更喜乐,可以每一次讲得都不一样,反正它就是个“瞎话”。小孩子趴在奶奶的腿上,奶奶手里摇着蒲扇,纳凉事小,驱赶蚊虫是真。晴朗的夜晚总能见银河,满天星星,七夕的夜晚,孩子们就钻葡萄架下,影影绰绰听到有人说话,都说不要出声,又都吃吃作笑。

暑假必定会有一两场露天电影到我们村播放。电影设备运到村庄的时候,往往是早上,于是这一天就过得紧张而愉快。大人抓紧做手里的活,晚饭也早点准备,小孩子干完自己分派到的活,写完该写的作业,就拿起小板凳,带着瓜子,跑去占地方了。幕布早就挂好了,正反面都围了一圈小孩,大家蹦蹦跳跳,当放映员调试设备,光东亮起来,投到幕布上时,小伙伴们就争相把自己的头、手,伸到光束里,看洁白的幕布上映出自己的投影。

等到电影正式开演,大家就安静了下来。一晚上一般放两部电影,我是从来都把两部看完的,连最后的谢幕字幕都要看完,才和大家一起起身离开,意犹未尽地回家,然后做一晚上行侠仗义、儿女情长的梦。

如今,我已为人母,我的孩子有另外一种童年,但是,我也会在夏天带她回我的老家,带她去玩我的童年游戏。

